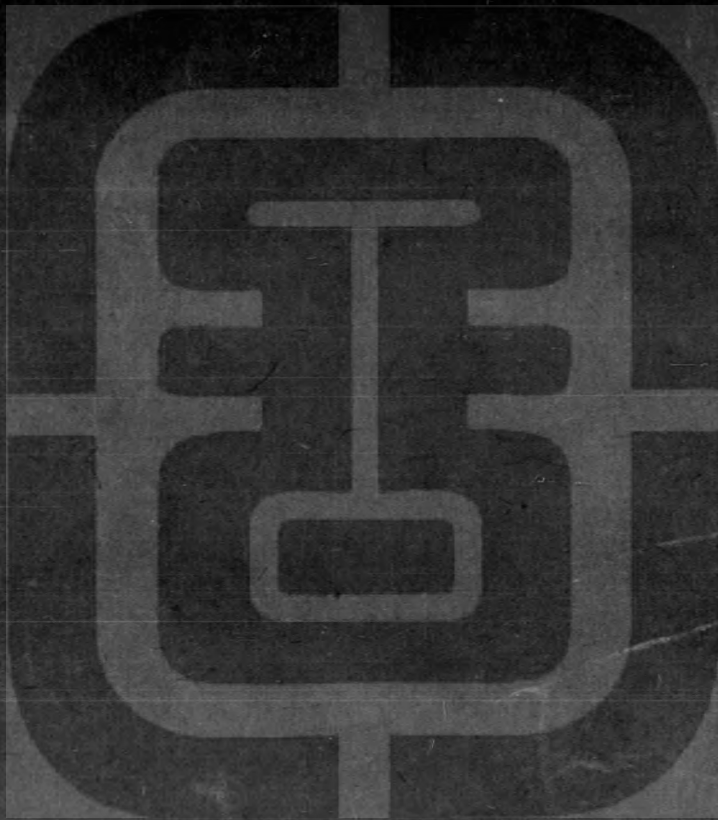


淮南

要解



逆篇大段以
弱為強以柔
為剛以晦為
明不飾于外
而求之內不
必勝人而能
反已以淵嘿
為道而天下
服之為應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

漢河東高誘注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
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

太清

元氣之清者也

又問於無為曰子知道乎無為曰

吾知道

無為有形也

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

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

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

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



道之數也。太清又問於無始曰。無始未始有之氣也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為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為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內。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嘆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

以前是一目
後歷本其事
証以老言至
終篇皆不出
剛柔強弱晦
明等意

邪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之為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孫太子建。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孔子不應。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以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澗。菑澗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澗齊二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

淮南子卷之九
原道篇
二
水名
菑澗
齊
易牙嘗

此是一証全
要收歛深藏
之意

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言也。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知之所爭者。未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國法。惠王梁惠王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

此見法術不
必用

呼邪許。虎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

道藏本无害字治字

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

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

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末之由，生之本也。白公勝得

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石乙貪其材，積七日也。

入曰。石乙白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

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

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

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

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

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

以異於臯之愛其子也。臯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

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

子爲後，董闕子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闕子趙氏臣

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

襄子能柔能忍耻也。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

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

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

子䟽隊而擊之。䟽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新隊卒擊之。大敗知伯。

即和米忍辱之意能忍故能勝人

王或按押槥之上
亦有二日二字

道不可以外
求

能持盈故能
處勝

破其首以為飲器。飲溺器。裨槥也。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

雌，其為天下谿。齧缺問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被

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

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憇乎若新

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讐夷。讐夷，

不言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

知不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

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

勝之，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

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

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

三日而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今趙氏之

德行無所積，今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

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

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

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

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

也。古者縣門下從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

也。古者縣門下從

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雖善為兵而善持勝不肯以知兵聞也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警警，驚也。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

陳強所不用

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為上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

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

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謂禹

稷契伯夷，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武王之佐

五人，謂周公召公太，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

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賢也。故人

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

有獸，其名曰麀，鼠前而菟後，鼠前足短，菟後足長，故謂之麀。趨則

頓走，則顛。常為蚩蚩，駟驢。取甘草以與之，蚩蚩

駟驢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麀有患害，蚩蚩駟驢必負

注毛公本或作榮公
已無為而無
平木為清也

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

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應

之曰：予所有者，十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

舉千鈞，又况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

昭文君周衰分為西東各自立其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

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

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

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

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

緣此一節道
當為可繼之
意

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

物能則怨怨則極

勝人非自保
之道

憍則恣，恣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也。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任載也。諺云：我任我車。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燭，炬也。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

此用入之道
有國家者所
常知

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
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
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
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
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聽知之且人固難
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
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主亦大域中有四大
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
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

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
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弗吾為皆勉
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
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
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山其下大王亶父可謂
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
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
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
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為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

文選帝魏並文注引許
注曰魏闕王之闕也

淮南子卷之九

九

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

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江海之上言志在於已詹

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已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

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已之情

欲則當縱心意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

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

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

自太王至此
皆及道于身
意

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

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

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

書於堂桓公名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

君之所讀書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

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

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

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

曰然有說臣誠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

淮南子卷之九

九

入。苦急也。夫徐則其而不固。其緩也。不其不苦。應於手。

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

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

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

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

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

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

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

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

道在于精不
在于粗
七道藏本作六

宋君不知道

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

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却宋君。而專其政。故

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

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

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

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

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

如守中。今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莊

王許諾。子佩䟽揖。北面立於殿下。䟽徒。跌也。曰。昔

書亦粗也

遠幾知自保之道

淮南子卷之解

道原詩

果誠也

十一

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

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

方皇水名也。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

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

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但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

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

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

焉。釐負羈遺之壺餼。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餼。而反

正道藏本作桂

柔能制剛弱
能制強明明
說出

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今三軍無入釐負

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桂則直。越王勾踐。與吳

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

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

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千遂。先馬走先馬

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

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

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

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

淮南子卷之解 道原詩

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

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吳起為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吳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

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刑之徒，不可更也。成刑之徒，刑已成於衆。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

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群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已，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

吳起之相宋景之福也可知矣

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為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

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
 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
 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
 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
 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
 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
 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
 一汜。汜水。涯也。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
 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

即前取人个
 貴條意

即前能處勝
 持盈意

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軍踰越勝之也。宣
 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比附庸
 之。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
 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
 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
 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
 功成而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
邑。周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代之也。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
 文公令去之。軍吏以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

愈進愈深

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温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温予文公温相連皆版

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不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

唯其謙下故能自保

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杖於人者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大司馬捶柔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芒。捶鍛錮擊也鈎鈞鈎

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

道以久而後

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礪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

姜里

屈商紂臣也。姜里地名在河內湯陰。

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

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

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曰

行千里雞斯神馬也。

玄玉百工。

二玉為一工也。

大貝百朋。

五貝為一朋也。玄

豹黃罷青犴。

犴胡地野犬犴音岸。

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

因費仲而通。

費仲紂佞臣也。

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

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鍾鼓。

玉門以玉飾門為柱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

以待紂之失也。紂聞

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

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

文王能保身于無道之時。在聖人自無死地。非老氏之說也。

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也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沙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瞿也。入

禮言道之無
往不在

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瞿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為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

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幃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

回忘禮樂矣。

回忘禮樂絕聖棄知入於無為也

仲尼曰。可矣。猶未

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

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

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

仲尼造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

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

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賢也丘請

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

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

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

此見其深于道然非所以論回也

為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

秦穆始不知道終而能悔悟故見稱于書

道不可使人窺

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軍。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也。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為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為人臣之

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

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為博經乎太陰入

乎玄闕太陰地名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

士馬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水淚豐上而殺下軒

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

碑慢然止舞也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

梨楚人謂倨為倦龜殼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教為背

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教而已乎教幼而

好游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

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教為友乎若士者齧拳然而

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肯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

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

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窅奧也言我所游不可之

所行比之則如若我南游乎岡良浪之野北息乎

沉墨之鄉西窮窅窅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

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眴居此其外猶

有汰太沃之汜汰沃四海子天之際其餘一舉而

千萬里千萬里汰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今子游

先道藏本作先

亦見不同而
道因之得失

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
汗漫不可知之也。九氣九天之外。
 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
 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
 止杯。楚人謂恨不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
 猶黃鵠與蟻蟲也。蟻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尺。
 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人不及
 大人。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
 水水上狀似蠶蛾一名蠅。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春秋。蟪蛄。此言
 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而巫賤也。

巫馬旗孔子弟子也

易服而往微召視之

所尚亦有不
同

誠疑當為誠
刑疑當為形

罔兩光耀之
說本莊子寓
言劉淮南又
引以証莊老

馬期絕問。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夜魚。釋之。
 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
 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上
 也。俎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
 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
 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
 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
 此。罔兩問於景。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晷也。曰。昭昭者神明
 也。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為神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

之言正如夢
中說夢

淮南子

道應訓

三

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扶桑受日旦澤出也。焯焯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為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照照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光耀可見而無有至虛者。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有形生於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

道不在形影
之夫故知之
貴忘其外而
入其內

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使無形也。及其為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為父復讐。起兵亂。因思慮之。罷朝而立。到杖策。鋸金針上貫頤。策馬。插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鋸。到杖策。故鋸貫也。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預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也。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

淮南子

道應訓

三

朱

周泰之修短
其知有遠近
次小款

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
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
脩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
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
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死箕子亡之
朝鮮舊居空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
故柴護之也。錢破鼓折枹浮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
劔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
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

需本或作儒

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
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中夜
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
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
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
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
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
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為王而不肯許由讓天
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

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有

飲次，非得寶劍於干寒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為莫邪洞鄂之形也。

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舩。蛟屬也，魚滿三千，音蛟來為之主也。

飲非謂柁舩者曰柁擢嘗有

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瞑目，

敦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

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

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舩中人盡活，風波畢除。

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

此亦寓言也。求道者亦若此類，有不得者乎。

者，飲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

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

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

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魏王乃衡說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

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

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

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倮而使齧其指，先王

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為門，能以

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

淮南鴻烈解 道應訓 三十五

知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

申轅申束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

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予

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

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

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

繩掩猶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

者言為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豐

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

執一而不知道者不能知道

注揮字道法藏作揮

豐京本或作濃京

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肯之歸也是故石

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

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孰先亡乎六將軍韓魏趙

范中行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

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

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

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

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動震也晏子

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

明察炫于外道所不貴晏子游之

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房心也。房心則地動也。

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

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

而不剷。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子。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為臣。

為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也。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猶罰也。

忠孝之名亦不詳已，而有之道則無事于此而相忘其忠孝耳。

以酒罰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

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

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醕不獻。醕，盞也。曰：

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

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

之宥卮。宥，在右也。孔子曰：善哉！垂得見此器。顧曰：弟子

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也。其盈則覆。孔子

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

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

盈，曰：揖而損之。曰：何謂揖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

龜其本音

一本儉陋二字互易

服一本作保

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代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已得之唯恐

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

兌。兌耳目鼻口也。

老子曰塞其兌是也。

道全為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

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替。

茂而載

之木。

替。被髮也。水鷺鳥冠也。知文者冠鷺。

解其劔而帶之笏。為三年

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

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

葬久喪以亶。

丹

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

鑿高壘。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

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

帝玉之道恐不如也

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二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漢河東高誘注

汜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為化大歸於一故曰汜論因已題篇

古者有整

謀

而綖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也整頭

上古如此若民風不收聖人何事於許多制度

著堯整帽言未知制冠也綖領皮衣屈而紘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為領也一說整放髮也綖繞頸而巳皆無飾也

其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用也

予而不奪

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

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

非猶讓呵當也懷歸也

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

從猶豈也

此後世之尚

必去讀詩云言采其齒也

齒也

綏讀恬然不動之恬

淮南子系角 沈讀言

必褻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褻衣謂方輿之衣如

帶大帶句襟今之曲領褻衣也委委貌貌章甫冠名也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

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

日則不勝暑熱蚤蚤聖人乃作為之築土構木以

為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穩也以避寒暑。

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

曰伯余綏恬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綏恬

黃帝也後世為之機杼勝復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拊形

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廔而耨。剡利也耜耒屬廔

大蛤摩令利用之

也木鉤而樵抱甌而汲。鉤鑷也樵薪蒸甌武

苗穰也幽州民勞而利薄後世為之耒耜耨鋤斧柯而樵

桔臯而汲。桔臯權也三輔謂之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

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為窬。木方版

以為舟航。窬空也方並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

運所有無乃為鞫。躋而超千里肩負僭之勤也。

鞫躋鞫鞫也而作為之棹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

遠而不勞為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

而作為之鑄金鍛鐵以為兵刃猛獸不能為害故

鈞讀沖陰句陽之句

聖人因時立制而民宜之何時於上古之法已後皆極論此意

堯知醫辟既已二女妻醫辟不告父頑常欲殺醫辟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其大子无後故孟子曰醫辟不告猶告也

道藏本注三十而娶至數從申起杜禮三十而娶之下文王十五之上

共疑當為其

道藏本不從故制也下育上句言之宜伯邑考娶也十字不可解

淮南鴻烈解 汎論訓

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已數右行得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已數右行得

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國嗣也故不從制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歛於戶內大歛於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於賓位祖於庭葬於墓也於阼階猶在主人位未忍以賓道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於遠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蓋以賓道遣之此禮之不同者也有

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瓦棺陶瓦夏后氏聖周禹世無

棺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殷人用槨之用槨為槨厚側身累之以蔽土曰聖周殷人用槨用槨為槨厚

制周人牆置妻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槨也故牆設妻狀如

今襲扇畫文挿置棺車箱以為飾夏后氏祭於閭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

淮南鴻烈解 汎論訓

此即三代
同礼五帝不
在樂之意

醫辨樂也書曰蕭
韶九成是也

周一本作用

於室中中殷人祭於陽堂上日平周人祭於日出
 夜祭之也於日出時祭於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
 以朝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
 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
 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
 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
 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
 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槩矩夔約
 之所周者也樂方也護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
 為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已者也
此大夫之妾士之妻謂

言其記礼之所由興

此其立論之
本指

舊常也傳曰舊不
必且舊或作咎也
三代禹湯各
也龍本因也

之女母禮為總麻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
 三月昭公獨練也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阜陶之後
 饗廢夫人之禮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古者大
 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
 豔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致夫人之禮記所由
 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
 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
 能作禮樂不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
 為禮樂所經制也古辰也
 令行為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
 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
 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

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百

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

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詩所名利王道

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

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

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之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

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

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

言也聖人言微妙凡人言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不襲附常而
變通之正所
謂道也

常道深隱幽冥不可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

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事無由已請而行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

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洞洞

屬屬婉順貌而將不能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

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

籍圖籍也政治也夷狄之亂管蔡之罪負辰而

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懾海內

懾服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

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請

洞讀挺桐之桐屬讀
穉孺之孺也

管亦周公兒也蔡亦周公
弟也二亦盟殷而導紂
子禰父為流言欲已亂
周公誅之為國懿傳
曰大誼滅親也

負背也辰戶牖之
間也言南面也

服四海之內

此以聖人一中而三變况於治天下時核勢改其可執乎

故曰不處中權則因事制案不失中道也
事即道之所行道有定理常無定用

不必其常但求其當則事無不合道矣

此論古今民風原不相同故法不可不變

而後為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禮位行其所好寵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非隨時禮也一定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之法非隨時法也。故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曰調而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為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基耳非所以為治治在其

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非能必中中在其人之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身才而時省其用。

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可也。唯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

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順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龐也。商樸不為

詐也。女重貞。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正無邪也。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

無鏞銜檠策鑿而御駢馬也。鏞銜口中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

詢讀夏后之后也

別當為刺據注可見

槽讀領如蟻蟻也

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也

銷讀夏后之箱也

古今之不同如此

在古聖人尚不執一

也。綴耨頭箴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

治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其政尚仁義民無犯法

日無刑。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周

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為信也逮至當今之世。恐詢

后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

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

時人辭官而隱處。為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

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別。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

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檐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

突壞之渠。衝也。一曰渠。連弩以射。銷車以鬪。連車弩通

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

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

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

之所以為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

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

有苗。舜時有苗叛舜執干戚而然苗服從而征伐者不能

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

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

在古聖人尚不執一

因時變而推
後非識道不
能

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也。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

此一之不能
適治

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也。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

天道與時變
化聖人亦然
乃所謂道

陰陽恩嚴刑
害皆不可挽

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
 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
 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沉積陽則飛
 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
 引而伸之可直而晞晞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脩
 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
 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
 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放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
 虐害也害無親之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

此折於柔者

此執於剛者
皆致亂而不
能治

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將相攝威擅
 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
 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
 也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此柔懦所生也鄭子陽剛毅
 而好罰子陽鄭君也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
 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制制狗之驚以殺子陽
 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以此剛猛之所致也今
 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此剛猛之所致也今
 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
 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

此又見劉柔並用尚有主於中而得其道非徒徇外矯拂而為之也

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定趨歸也安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湮也轉清之則焦而不謳焦悴也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司潛

潛讀汶水之汶

中無王者亦然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謀詭名兼善理民物育日棠之歌也此中有王者

汝王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潛王田常之後代呂潛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為臣潛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孫叔敖楚大夫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全性保真不以物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非命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真謂不

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成書
書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
意震揚墨非顯也
能適從唯得其處耳

竊類項後五世蘇之子也
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
音宮商角徵羽也

當此之時不能達其善效
致其忠是為无有其才也

下弗為不以物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
累已身形也

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宬太蒙反踵空

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

丹宬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

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

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

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蠻之域者也君

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

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諭諸華也彼遠諭八

非而廢也於諸華所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

非入黃所是而行也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

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

擊之音故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告寡人以

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為音語寡人以憂者

擊磬磬石也聲急憂有獄訟者搖鞀鞀亦訟訟一

小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

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

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

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

象之翁仲發適戍入芻橐戍守長城也入芻頭會

君何是也

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

如今之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壘西之縣

漢陽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

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南至豫章桂林。豫章

郡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

郡廣昌東五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

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

存亡繼絕。漢高祖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

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求百姓當

此之時。天下雄雋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十人為

萬人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白死而給代一生。

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奮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

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

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

王受命之業。武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

於新豐所作竹皮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

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

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王路也王者功成

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于楯戚

范

又一變矣

此又非此之時矣

范

又一變矣此於本朝之事為獨詳

唯見之不廣大故文武各執於一

故曰无所不通

堯舜禹湯文王皆首有天下孟子曰已德行仁者王不待大是也

孟子曰惡於仁樂於仁仁必於仁故曰有仁形也

育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終古及向觀光去之也

道藏本无終古條注

聖人之先見如此非常人

淮南子列子論

疑怪也

斧也春秋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舞者所執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八極入方之極言廣大也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見則可以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

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王其年而紂乃亡紂古向藝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乃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

之見也

千字萬字... 易之乃合而知之

智伯子元恤也... 伯之軍獲其首已為敵

至此及露前... 無道之君... 革積必論曰不杜于小也

王誅紂以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 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

周也乃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 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

美里今河內湯陰... 是也美言備字... 反復辯論祭

存之在道之
得失發越
矣

周公唯求之
其道不特其
險

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
子高謂孔子曰吾嘗與有
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
之孔子曰吾嘗與之直者異
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
而取之曰攘之

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
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
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
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
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
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
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
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者難也。言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其依德不恃險也。

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周史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

也。為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

道。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

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與婦人期

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於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

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

穆公與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今河南鄭鄭

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

信為過而延者原其是為功道何可源也唯尚於此意

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却之，以存鄭國。

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饗。牛羊曰犒。賓指犒也。秦師曰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却之。故事有所至信，反為過。誕反

為功。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

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楚恭王中。潘廙養由基厥因而擒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

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

四子楚大夫篡。晉救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也。黃衰微舉足蹙其體。

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

謂舉足蹙君也。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

召妻美好推與其兄，子兄則忘矣而韋親迎，四顧之誼故曰不可行也。

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

直與之屈伸偃仰，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

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

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

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蹙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

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

卑體，奉帶運履。運，正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

也。出溺。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

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况父兄乎？故溺則拯之，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之

可

聖人知道之
權故能造治

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
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與適道，未可以立也。
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
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
於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
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
窮遠之中也。則無所用矣。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
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
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

立德立
功立言

故曰不知往也。乾讀乾
燥之乾。讀苦退之苦。

非矣。結猶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
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往，走則知人。姓字又
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能息。不知當醉，以擒其
也。身乾干，鵠知來而不知往。乾，鵠鵠也。人將來事
風，皆探其卵也。此修短之分也。昔者，萇弘周室之
執數者也。萇弘，周景王之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
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
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畔其君也。周劉氏與晉
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蘇秦匹夫徒走之人也。
鞞躋羸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諾諸侯，然不自免於

淮南子

卷之九

十一

十一

道藏本自徐偃王
已下分為三論訓下

機變也
諸人有所知
有所不知故
故禍亂聖人

無所不知故
有成治而無
敗亂

又反言執滯
之不可

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為武安君。初帶籠囊。徐偃王

蓋歷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諸者。徐偃王

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

身死國亡。子孫無類。偃王於衰亂之世。脩行仁大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

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為之報怨。雪耻擒夫。差之

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報怨於吳王夫

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此皆達於治亂之

之賜。其屬鏤以死。屬鏤利劍也。機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荏弘知天道而不知人

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

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身謀也。聖人則不然。

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

不究。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究在大能大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在小能小不

塞急也。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

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冑生蟣虱。乘加也。攘

虱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而乃

始服屬吏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

矣。天下安寧。政教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

始立氣。矜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

又歸結聖人之道如此

海南燕然解

論語

十八

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為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偽詐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謂納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謂齊桓有爭國之名然

見取其大不常拘其小

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勝數猶之為易也言上本非丘壘之處雖有易之猶多以水激與波高下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於少也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為平雖有激波猶以為平平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

海南燕然解

論語

十八

於陳中則終身為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
 敗，耻死而無功，柯之盟，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脊。
 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
 復汶陽，管仲輔公子糾，糾而不能遂，遂成不可謂
 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
 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
 布衣之士，不以爲益友，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
 也。人君不以爲義臣也。然而管仲免於累繼之中。
 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
 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

曹子管仲正
 不拘其小而
 能立大功者

總出前意

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
 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
 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蹠之涪，不能生鱣鮪，鱣鮪
 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而蜂房不
 容鵠卵也。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
 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
 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
 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也。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
 之大駟也。駟，驢也。而爲文侯師也。言魏國之大會也。孟

誠其實
 略其行

亦即前意

見小節之不足取

卵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

齊人也。及為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

於婦人。威服諸侯。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

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道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

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魯人

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伸

而大畧屈。仲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

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藏

缺者。不為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疏長蹠。足自

及復不過上意

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

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

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

有不慈之名。天子不以舜有呶父之謗。在庶人也。湯

武有放弑之事。殷湯放桀。紂宣室。五伯有暴亂之謀。

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

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

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求於一人。則任以

人力。任其力所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

抑小節者又不可執也

嫌疑謂白骨背象牙也碧盧信玉蛇牀信麋棘也

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有知非真知，愚者類仁而非仁，似於仁非真仁也。戇者類勇而非勇，有似於勇非真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芴蕘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劔工惑劔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工也。玉工眩玉之似

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砥砮，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

聞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

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

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劔而利

鈍識矣。薛齊邑燭庸氏子，通利劔也。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

一哈惡水如甘苦知矣。史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也，哈口也。故聖人

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

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

不復利人。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

聖人之知人如是

故曰不利于對侯也

足一本作可

此言知人之法

淮南鴻烈解 汜論訓

天下與之洗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

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

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

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

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

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所不

財貨以論其人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

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

予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

故曰高赫无大功也

願道藏亦可謂有知

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

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於趙襄子

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尅趙氏之臣張孟談替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

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

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

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

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

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

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

淮南鴻烈解 汜論訓

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為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倍秦納已之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駟，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得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

至哉揚於外為奇

上叙幾人又
結出聖人之
用人正如此
亦以小而制
大也
賞當賞
不虛費

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三甲也。兩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束箭十二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之筭好者也。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刀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卯其名也。魯之誦人孔子子產誅鄧析而鄭國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

官卯其名也。魯之誦人孔子子產誅鄧析而鄭國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

也傳曰鄭鄩蓋殺鄧析而用其竹劫鄧析制劫書之于竹鄭國用之不已人廢言也

此又轉論人之善否在惑於利害廣譬博喻未復歸於聖人以致天下然使天下為善而不為惡有道存焉

之姦禁也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以近諭遠以小知大

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

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巳順其天性故易為不

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

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

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

難姦私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壯籥金

矯擅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固閉藏也篡弒下謀上也

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

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

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

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

隨其蹤跡勒主問吏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為姦之無脫

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

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蒙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

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

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

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

雖一存作維是玉

唯聖人不惑於嗜欲

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也。遂成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故猶意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而汝也。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

人當以度量儉約自處則無害

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雷溜水足以溢壺。榼渴而江河不能實。漏卮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御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飲非

利欲之奪人
性亦若此

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
 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
 門。以為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
 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
 虎也。懼拚其氣也。拚奪也。又况無天地之怪物乎。夫
 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鷺。扣毛者為駒犢。
 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蠃。龍。蜃。
 甚。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燐。人
 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燐。燐。遙望。炯炯若然。火也。山出梟。梟。陽。梟。陽。

常人之見与
聖人異

聖人之見不
能喻人。故假
此以立威於
天下

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
身有毛。髮反踵。見人而笑。語曰。龍罔象
 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土
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
 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
 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
 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
 祥而為之立禁。機。祥。吉。凶。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為之變象。
 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為上牲。
 大高。祖也。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

祖軒其肘也。軒齊也。枕戶憐蘭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為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為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其綿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為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物。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饗之。資用也。饗忌也。相戲以刃，太祖軒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為過失。過失

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鬪，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也。累恐也。枕戶憐而卧，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粗掬者也。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誠之也。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府者也。故以機祥明之，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為

此聖人教人之意

機祥而狠者以為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帚白杵者。非以其神為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且至。食時為終朝也。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為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而死為竈。炎

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於竈神。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勞天下謂治水之功。

也。託祀於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稷周棄也。羿除天下

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羿堯時之諸侯。河伯溺殺

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窳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祀。宗布祭

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北楚有任俠

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

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

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

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

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

常人不明利
害之反復亦
若此矣

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
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
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
之。君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
得其計。知為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為論
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儻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
牛之力。為軸之折也。有如如轅軸其上。以為造。不知
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兔為走而
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為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

前反復廣譬

又總歸結治

与道在聖人

得之

前事種種說

出

又以天道至
利而萬物仰
帝王得之則
與同矣亦結

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鷗目大而睡。不若鼠蚘。
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
及至夫疆之弱。弱之疆。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
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為
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
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
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
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為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
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

意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乎。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况兆民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三

